

<<白妮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白妮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50900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50901

出版时间：2012-6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刘素娥

页数：302

字数：369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白妮>>

内容概要

20世纪初，渤海湾大户陈家儿媳宁氏生下一个黄发、高鼻、蓝眼、白肤的男孩，令从没西方血统的陈家老太太大怒。

为了保全孩子一命，宁氏带着孩子离家出走，一路艰辛来到燕平山区，被老鳏夫矢柱收留。

矢柱不嫌弃这个异种男孩，给他取名矢群。

矢群长大后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

矢柱进更穷的山里买了个吕姓姑娘给矢群为妻。

吕氏生下第二代混血矢根，相貌果然少了白人特征。

17年后，矢根娶张秋花，生了第三代混血2个女儿，完全没有白人特征。

就在矢家认为“精血冲刷”工程胜利结束，盼望再生一个男孩时，却生出一个有返祖现象的三姑娘白妮。

太奶奶宁氏一辈子的期待惨败，遂以自杀谢罪。

吕氏也认为白妮把“阴魂”招来了。

白妮开始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非难。

白妮从小自强不息，乐观聪明，努力改变生存环境。

改革开放后，她的相貌不但不遭非难，甚至在一些场合受重视。

家人和男友不断利用她的相貌去投机、钻营甚至骗取贷款。

而她自己依靠自己的努力抢抓机遇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诚信敬业，不断迎取客户，进而开辟出一条毛纺产销之路。

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也为那个当年赶她的祖父出门的陈家，赢回了亲情和尊严。

<<白妮>>

作者简介

刘素娥，女，河北蠡县人，中国作协会员。
曾任青少年文学杂志社社长。
现任保定市文联副主席、市作协主席，《荷花淀》文学期刊副主编，河北省小说艺术委员会副主任。
著有长篇小说《裸露的土地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找回来的日子》，传记文学《林仲平——金融大亨崛起之谜》、《奥运情缘——一代武宗温敬铭的奥运传奇》等。
在《北京文学》、《大家》、《长城》、《安徽文学》、《芒种》、《清明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总计120余万字。
《奥运情缘——一代武宗温敬铭的奥运传奇》获第九届河北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，被列为河北省冀版精品图书。

<<白妮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矢家白妮初长成

矢家就是从这时开启了一道艰难的清淤工程的。

矢家这垄血脉里眼下是一半洋血一半汉血，矢家要从这一茬人开始冲刷那该死的洋血，先把它由二之有一，变成四之有一，再由下一茬人，把它由四之有一变成八之有一。

到那该死的洋血只占八之有一时，矢家人的面相就该和村人差不了多少了。

这艰难的工程要由矢家几代女人完成，所以矢家女人不能不成为矢家的恩人。

- 1.我的儿，跟这小黄鼬长得像
- 2.2.该死的洋血，怎么又逆了回来
- 3.除去爹和爷，她跟谁都不一样
- 4.4.考试第一名基本都是矢秀白的
- 5.鹤立鸡群
- 6.为那事，一定为那事

第二章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？

知道你奶奶在娘家的事么？

不知道。

她回过娘家么？

不知道。

你记得有洋人找过你奶奶么？

不记得。

你记得你奶奶发过电报么？

不记得。

你？

问了这半天了，都是不知道不记得。

那么，你爹呢？

你爹活着时发过电报么？

没有。

没有？

都是没有？

哼哼！

你也别嫌难听，有人揭发你奶奶是国际大特务，要不，你爹和你，还有你家小闺女，怎么长成这模样？

1.有洋人找过你奶奶吗？

- 2.白妮子也想进步呢
- 3.妹妹肯定不会偷棉花
- 4.她开始明白事情不会太简单
- 5.监守自盗还栽赃陷害
- 6.打坏了谁给你找工作

第三章 进京

虽说于新对她处于绝对的信任，但这里明显有一种不容她思考也不容她妥协的意味，好像还有点施舍和恩赐。

他们一定认为，一个年轻漂亮但身份低下，一个年老面衰但身份高贵，这种搭配是合理的。

<<白妮>>

可她觉得人的婚姻毕竟还应该有其他东西。

想着，她又忽地觉得自己可真不识好歹，一个多年基本没尊严的人，怎么一下子琢磨起这深层次问题来了。

1. 千万得待住
2. 这个矢秀白素质绝对没问题
3. 她家可能有外籍血统
4. 让我承担下来吧
5. 她觉得婚姻应该有其他东西
6. 爹这半天是在哪儿来着
7. 最后一环才是紧要的一环

第四章 返乡

把他当朋友、当叔叔、当大哥都行，就是不好当丈夫。

到了家，她才给他写了封信，说父亲身体不好，她不能回去。没想到，这个理由成了讪语，父亲走了，永远地走了。

给父亲圆坟后又收到他一封信，说他任命马上就下，稍过一段，咱们就结婚。

她毅然给他回了信，她必须了断许森林那份念想。

眼下，她才真正明白，她和许森林真的不是爱情，她和那个后脑勺、那个背影，才是。

1. 你爹掉进自流泉了
2. 你在阳间待够了？
3. 不就是让我当牲口吗？
4. 她是在梦里见过他
5. 孟正律你不想活了
6. 让他提前做了新郎官
7. 她没有报上可怎么办呢？

第五章 经商

时间刚刚跨入一九八一年，原本该是春寒料峭，但北京站看上去已经没什么寒冷的气息。

车站里的人比以前多了许多，人群的色彩也华丽了许多，人群的流速也快了，面部也丰富了，人们在说话，在喧哗，在指手画脚，在得意忘形。

1. 咱们这回非赚个万元户
2. 这年头全国都开放了
3. 怎么一下就收二十？
4. 觉得他俩离得越来越远了
5. 她们手里的钱基本要光了
6. 大活人非让尿憋死
7. 原来你俩这是套我呢

第六章 掣肘

你是真不明白，还是假不明白？

你想想，哪一处不是亏空？

说着掰着指头说有人没等着过秤就带着货走了，是不是亏空？

有不自觉的人本来称好了，又抓一把捋一把的，是不是亏空？

<<白妮>>

还有错算了账的，给多了的走了，给少了的找回来了，是不是亏空？
另外还有质量呢，有不少线纺得粗细不均，跟长虫吃蛤蟆似的，是不是亏空？

- 1.咱得先稳定住关系
- 2.走得越远距离越大
- 3.不是你说的自个加工吗？
- 4.没有家鬼引不来野鬼
- 5.要我说，别要她了
- 6.你不是也想建个实体吗？

第七章 建厂

开业典礼那天，不但县长、副县长到了，政协、人大的领导也到了，知名企业的也到场致贺，电台电视台报社的记者来了一群，还有好些亲戚朋友前来祝贺，到场的小轿车都停了一片。
副县长主持仪式，县长讲话，县级领导剪彩，矢秀白和段解放表了态，最后一项是释放气球。
那天风力很大，气球飞得很高、很远。

- 1.你就单等着数钱吧
- 2.也要留住一份自尊呢
- 3.政协委员还沾着海外关系
- 4.夫妇，他们是夫妇
- 5.你想把天下的风头都出尽
- 6.跟我好还是跟他好？

7.鱼与熊掌不可兼得

第八章 先做仆，再做主

好啊，你孟正律上来就想讨巧儿啊，翁某人怎么过来的？
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出来的，也是遭憋遭出来的。

翁某人刚来尝的什么滋味？

是怎么接受老同志们的下马威的？

那杀威棒打得，到现在还隐隐作疼呢。

那么容易就由小媳妇熬成大媳妇啊？

给孟正律交待材料时，就料定他写不上来，别说你是大本生，就是研究生博士生，你一上来也写不出像样的讲话。

- 1.请问是大同煤矿吗？
- 2.我能不能跟您去牵马坠镫？
- 3.扶不起来的阿斗？
- 4.谁是婆婆谁是媳妇？
- 5.市场经济变数大着呢
- 6.流失的客户再次回来了

第九章 做跨国生意

可是董天不同意，他说不用搞太大的仪式，更不同意在仪式上有政府的介入。

两个想通过说服工作让董天改变主意，但是董天非但不同意，还说了一句让他们实在反感的话：在大

<<白妮>>

陆，怎么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官员和权力呢？

弄得贺乡长和曾副部长很是尴尬，可他们还想说，因为他们说不下来，回去没法给主管县长和县长交待。

- 1.希望生一个像她自己的孩子
- 2.他的确想在大陆投点资
- 3.什么事都离不开官员和权力
- 4.乡镇企业不能小觑
- 5.不该把她拉到政治的浑水中
- 6.这个人就是有水平
- 7.只有解放厂留了排污渠道

第十章 各行其是

他说：想当年人爱人、人帮人，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啊，眼下这是怎么了？

祖祖辈辈种地的庄稼人都跑了，都跑到资本家那里挣钱去了，土地可是庄稼人祖辈的命根子啊.....

这时已经招来了好多人。

见人们来了，怀子擦擦脸，干脆像开大会一样讲起话来，讲党的纲领，党的性质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最终目的。

- 1.有些事，不能太死心眼
- 2.他感到那不是一般的对视
- 3.一下子变了身份似的
- 4.那叫榨取剩余价值，懂吗？

- 5.王小水变得更不是人了
- 6.一边理疗一边做功课
- 7.我怎么也不能在你身上学艺

第十一章 靠山

厅里话越传越多。

说不少人在请客送礼，有的还送了钱，还送了不少，人们便说的确送了不少，因为人家家里做着生意呢。

还有的没做着买卖，人家送得也不少，可是人家背后有做大买卖的支持着呢，这年头，哪个当官的不找个户儿做靠山？

哪个户儿又能不找个官员保护着？

- 1.咱不是有的是法儿吗？
- 2.说不定500年前是一家呢
- 3.连白的都有可能生不出来了
- 4.哪个当官的不找个户做靠山？
- 5.三个人的关系完全微妙起来
- 6.张狂什么？
- 野蛮什么？

第十二章 暴发户

服务小姐又看一眼矢秀白，眼神冷了不少，但还是弓一下身子说：这位女士，对不起，那些都是主食。

<<白妮>>

暴发户！

周围人哄地笑起来，服务小姐掩一下口鼻，终是哧一下地喷出个轻轻的笑声。

- 1.要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
 - 2.喊！
- 商品流动规律？

- 3.想起一出就是一出
- 4.拿她当诱饵钓国家的钱呐
- 5.好像我就是慈善机关呢
- 6.我们就要这一溜儿

第十三章 我不是交换

他俩谁也没有动。

她觉得他会过来，过来抄起她抱到床上，刨乱她衣服，然后如老牛犁地一样喘息。

可他没有，他还那么坐着看着她，倒是眼窝里闪着亮泽，胸脯略有起伏。

而其实他也在猜她，猜她会到他这边来，扑到他怀里，枕住他肩膀，最起码也会拉住他手。

可她也没有，她清一下嗓子，说：我不是交换。

- 1.拖延一天加罚10万
- 2.我不是交换
- 3.还不如让我死了呢
- 4.她死了是遭到报应了
- 5.我俩也离了吧
- 6.建议引进澳毛生产加工

第十四章 做政治

不过，翁联合不光很快就进入了角色，还配合得不错。

这让孟正律还觉得自己有些小人之见呢。

在他和矢秀白又和好之后，把这事还给矢秀白说了。

矢秀白说政界的事我不太明白，我只提醒你，既然走上了政治舞台，就得做政治，上班做，下班也做，白天做，晚上也做。

免得你不做，人家做，你被动。

- 1.人家说的外商不是指她
- 2.你肯定是因为一个人
- 3.没有办法也得有办法
- 4.夫人的关系不容你不同意
- 5.咱们不能不把自己当人看
- 6.走上了政治舞台就得做政治
- 7.矢家闺女白让你玩？

第十五章 失盗

一般涉案人员都有这个过程。

从急赤白脸地硬抗，到急赤白脸地说情，到放下架子运作，再到心平气和地接受。

但也有上来就硬抗，而且能抗成功的，可也有的吃了大亏。

- 1.双方都看到对方长处了

<<白妮>>

2. 安宁天空一盏灯
3. 存折已经送到纪委了
4. 打狗要看主人
5. 你和你夫人说的不一样
6. 巨额资金来历不明

第十六章 水落石出

他姓孟的怎么那么有运气，大学他上了，城市他留了，官他当了，城里女人他沾了，洋女人他也早沾了，尤其是那白妮子，不要说后来，就是当年在村里窝着时，也是顶顶招人眼目的闺女儿啊，可惜我跟她住街坊，却连手都没摸过一下，而他孟正律，却着着实实地睡了她无数回了，可恶的是这白妮子还真生生死死地跟他贴心贴肺呢。

他妈的，男人的所有风头让他孟正律占尽了！

1. 无论如何得想法扭转
2. 完全属于政治派系斗争
3. 你推我？

4. 我只想建学校和敬老院
5. 原来秀青她是吸上白粉了
6. 人微言轻啊
7. 男人的风头让他占尽了

第十七章 血裔

老人一蓬雪白的胡子甩几下，待宰的牛羊一样，身子一梗一梗的，扎着手，像要摆脱她，又像要抓紧她，嗓子嗝嗝地响了两下说：一百年了，你……你怎么……又长成这……一句话没说完，身子一挺，倒了下去。

人们乱成一团……

1. 有问题的不靠边站谁靠边站？

2. 你俩也是天生的一对
3. 自己把自己灌醉了
4. 她身上炎黄的血脉在沸腾
5. 我爷爷明天100岁寿辰
6. 百年时光隧道那头的事
7. 矢秀白是陈家后代

<<白妮>>

章节摘录

1.我的儿，跟这小黄鼬长得像 女人宁氏扯着两岁多男孩儿进堤外村时，是公元一九四四年的秋天。

那天，下着蒙蒙细雨，村街的树木和房子、村头的鸡鸭和孩子、屋檐下的柴垛和糠囤，到处都潮乎乎、凉飕飕的。

女人走到村口，一见那棵老槐树打个激灵就站住了。

这老槐树跟家乡那棵老槐树一模一样，有三四百年了。

大小枝头都弯弯曲曲地朝着街心，有不少枝叶已经残疏，但也依旧有新桠朝外冒着。

女人一枝一叶地看着老树，女人眼窝就湿了，泪水一滴连着一滴地流。

男孩儿怯怯地看着女人。

女人忙擦擦自个眼睛，又擦擦男孩儿头上脸上的水汽，女人就背起行囊拽着孩子朝土门走去。

伯，帮帮忙吧。

老人眼睛仍闭着，一只细瘦的黄狗看着女人，薄窄窄的舌头一下一下地朝外伸着。

女人一手拽紧男孩儿，一手抻紧自个的衣襟：伯，帮帮忙吧。

老人睁开眼，扫一下女人，女人挺灵秀；又扫一眼男孩儿，男孩儿紧抓着女人衣襟，身子往后闪着。

老人欠欠身子，到底发现了一张白脸，黄眼，高鼻子，黄头发。

老人打个寒噤，又闭上眼睛。

女人干咽一口，又说：伯，穷不怕，丑也不怕……伯……女人憋住了，嗓子里活像塞了团棉花。

老人终于又睁开眼，擦一下眼上的眵目糊，磕去烟灰，把烟袋插进搭包，朝老树下的土屋走去。

矢家父子俩，爹六十多岁，儿子四十岁，父子俩从河南逃荒来的当天，就在老槐树下挖个坑，搭上树枝，压上油布，住了下来。

父子俩心灵手巧，还勤快，白天给村人种地，夜里给村人编筐，也不要钱，只求口吃喝。

人们看他们本分实在，就容他们住了下来。

后来，他们就把地下的房子搬到地上，便成了堤外村人。

但凡不嫌孩子，就跟着。

宁氏顺着眼睛，拽着孩子说。

父子俩颤颤地看着孩子，说：不嫌，不嫌，一辈子不能嫌！

女人呼一口长气，当天就成了四十岁男人矢柱的女人，白孩子就成了矢柱的儿子。

矢老头给白孩子起名矢群。

自是指望后代发达、人丁成群。

这里人有成群结队看媳妇的习惯。

人们既发现了矢家娶了个好看的小媳妇，也发现了小媳妇带着个怪孩子。

而且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孩子是怎么一回事。

但是明眼人没有一个当面说的。

可一群一伙的孩子们不管那些：你是谁？

你怎么长得这模样？

你亲爹是谁？

干吗不跟着亲爹，要当带犊子找后爹？

矢群也不说话，自是把黄蜡蜡的眼睛垂在脚面上，尖巴巴的鼻尖上登时就渗出了一层细汗。

矢群虽然才两岁，可他天生记事早，他还记着原来那爹的模样呢，爹长着泥黄脸，扁鼻子，黑眼睛，黑头发，而他拿着娘的铜镜，偷偷端详过他长的白脸、高鼻子、黄眼睛、黄头发。

一个孩子不像爹娘，人家就叫野种。

野种不单是骂他，更是骂娘呢。

娘就是因了原来那爹和爷嫌他，才带着他一路讨饭，央求人收留。

他和娘走烂了鞋子，磨破了衣裳，可是没一家肯收留。

<<白妮>>

人家不是嫌娘，娘长得好看，脾气又好，还做一手好针线。

只有堤外村这个爹和爷不嫌他，他就把这个爹和爷看成亲爹亲爷，可他又不能说，这个爹和爷分明不是亲的。

他发愁了，他的小脑袋一撑一撑的，撑得他眼睛发酸，他的泪花就扑扑地落了一脸一脖子。

吃得河水呀？

管得那宽？

大人们过来叱嗒孩子们。

矢老头上去扯了矢群就走，矢柱瓮声瓮气地对孩子们说：他亲爹是我，我是他亲爹，他是我在老家的儿子！

矢柱说着，头上青筋鼓鼓的，嘴唇抖得像风中的树叶。

矢家人刚进家，街长就来了，街长说几位老族长在观音庙前议了事，说让他问问宁氏娘俩打哪来的。

宁氏放下针线，把脸垂在胸前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

矢老头和矢柱慌忙端出烟筐箩，一个忙装烟袋，一个忙从灶膛里引来火头，把烟点上，又把烟嘴儿捋几下双手递上。

街长吧嗒吧嗒抽了两袋烟，就往外走，走两步，又回头说：让那孩子少上村街吧，这几天，区校董要来。

宁氏把矢群腰间拴个小绳儿，一家人轮换着抓住小绳儿。

矢老头和矢柱赶了三天三宿编了两摞红荆条筐，给街长和族长们送了去。

无论如何，白孩子母子成了堤外村人。

村人们也发现小媳妇倒也贤德能干，整日缝补浆洗，养猪喂鸡，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大人孩子也收拾得齐头齐脸，一点不像不守规矩的女人。

再说白孩子也挺老实听话，从来不到村街上，一般都跟着爹和爷爷下地去。

可是几年过去了，矢家人丁不但没有发达兴旺，还依然只有矢群一个。

不过，矢家父子日子过得还挺有劲，天天起早贪黑，没日没夜地忙活。

只是这矢群，越来越让人没面子，才六七岁，个头却快赶上他爹了，一头密实的头发，如同田里的谷秸子，黄蜡蜡的眼珠，一眨一眨地泛着蓝晕，脸上还浮着层鹅黄色的小汗毛。

到了这年春上，堤外村连唱一集大戏。

在大幕拉起来，锣鼓响起来时，矢群就怯怯地看着爹和爷。

他爹说：儿啊，爹不去，娘不去，爷也不去，戏台底下夜深风高，去了闹病，得风顶食。

咱听爷讲古，爷的古，比戏文好听得多呢。

可是在他爷搜肠刮肚地讲古时，他还是仰着头，翻着眼，耳朵朝街上支棱着，脚趾头在鞋子里一下下地紧抓挠。

矢柱把手里柳条一扔：儿啊，走，点上火把，咱上沙疆逮黄鼬去！

父子俩举着火把子，一窜一窜地在沙疆折腾了半宿，果然逮住了个小黄鼬，矢群把小黄鼬抱在怀里，一声一声地叫唤：爹，小黄鼬！

我喜欢小黄鼬！

儿子高兴，矢柱更高兴：儿啊，你喜欢小黄鼬，以后爹还给你逮啊！

可是矢柱看着火把下的儿子，一下子就像被铁爪子抓了心肺，天呐！

怎么？

我的儿，跟这小黄鼬长得像……矢群紧紧地攥着小黄鼬的绳儿睡了，宁氏也收拾针线躺下了，矢柱就轻着手脚、提着心肺进了厨房。

他点亮一豆昏黄的油灯，挖出块猪油，调上一撮锅底黑，细薄薄地涂在矢群脸和头发上。

矢柱高兴得心尖子直打战，这矢群看上去，横竖跟街上孩子差别不大大了。

矢柱决计往后每天都要给儿子这么涂了出去。

可是到了天亮，在矢柱扯着矢群走到戏台底下时，人们依然还是像看小牲口一样地看着矢群，本村的看，外村的也看。

<<白妮>>

矢柱的心一下就像掉进了冰窖里。

可不是么，矢群脸色和头发色是深了，可那眼珠子仍是黄中泛着蓝呢，鼻子也仍像刀背儿样挺着，还有那身子，比同龄孩子快高一倍了。

这矢群还是个异类，还是个异类啊。

到了矢群十岁的那个腊月二十六，邻村财主家小少爷买了一麻袋鞭炮，一边走一边放，后边跟着一群孩子。

走到矢家门口老槐树底下时，小少爷就拿出了一个跟萝卜差不多大小的炮仗，可是点了两次没点着，在小少爷凑到跟前要点第三次时，炮仗突然炸了，小少爷的眼睛当下就化成了一股水。

财主家立时快马加鞭送到省城医院。

矢群和孩子们都吓了个半死。

但两个月后，又见那小少爷时，那只眼睛还有，跟另一只眼睛差不多呢。

原来人家是弄了一只狗眼换上了，说那狗眼还活着呢。

矢群那心一下就炸了欢儿，矢群飞快地跑回家让爹娘和爷爷也给他去换一双狗眼。

他娘一听脸就变成了一张白纸，他爹他爷忙哄他，说他不难看，一点都不难看。

可他知道他爹他爷那是糊弄他呢，他就大哭着跺脚，还把自个脸和眼睛抓得稀烂。

再说，宁氏来了这些时日，既孝顺老人，又对矢柱百依百顺，可矢柱在她跟前还是拘束得不行。

这宁氏进家后，每日虽穿的粗衣粗裤，也从不施脂粉，可是看上去依然身段苗条，细皮细肉，矢柱觉得宁氏像戏文里大户人家的夫人，而他自个像个粗使的用人。

到了炕上，宁氏也给他做女人，做得也仔细服帖，可他就是展不开手脚。

在她面前，不要说没用的，就是有用的话，他也不曾跟她自自然然地说过几句。

他倒不是不想说，他在心里盘算了好些日子，才说了一回：你，你好歹，也说说这孩子，是，怎么一回事呢？

宁氏就垂着眼睛，嘴唇抿着，一副听从发落的样子。

这时，矢柱不过等了做几个针脚儿的工夫，便忙躲了。

后来再不曾问了。

问什么？

还没等着问什么，人家那样子，早把他拘出了浑身的白毛汗了。

那天，也是个下着细雨的天气，老伯还是靠在土门下，闭着眼、揣着手，把腰抵在老墙上，那条瘦狗，还在旁边蹲着。

矢柱从荷包里挖满一锅油黄的烟丝，掏出火镰火绒火石，咔嚓咔嚓打几下，一捻儿绵软的火绒就着了，再把火绒按在烟锅上，吧嗒吧嗒抽两口，烟丝润红了，他才双手端了递上。

大伯滋滋地抽几口，吭吭地咳出一口浓痰，啪地吐出老远。

然后再抽，再咳，一直咳得涕泪横流，烟雾一片，痰也一片，才说：好烟。

矢柱这时才把脸凑上去：伯，我那屋里，还不见根毛儿动静。

老伯又猛抽几口，说：老天，眷顾你，让那孩子，给你当儿，给你养老送终。

见矢柱仍不谙世事地看着他，又说：有铜镜么？

家里？

矢柱这才风也似的到家，拿起铜镜一照，才发现，里头一张平光的脸，再往下一看下巴，不要说像街上的男人生着一层钢丝样的胡须，就连细软的绒毛，也没得几根。

矢柱身子一晃，打了个通身的大寒战，就蹲在地上掐住了脑袋。

可没几天，他又带着一丝念想儿，去了老娘婆家。

红眼肿腮的老娘婆坐在一只老蒲团上，正一下一下搓脚泥儿呢。

大嬷，我那屋里，咋不见根毛儿动静呢？

老娘婆把额前几缕秋草样的乱发掖到耳后，看他脸一眼，又看一眼那抵腰黑粗布裤裆，把一只筋骨横露的老手伸过去，风扫残叶般在那儿划拉几下，愣一下，又握一握，之后，往上，捏捏那平平的脖颈，再往上，刮两下那光亮的下巴，干干地说：没的想了，回去，好好待承屋里女人和小子吧。

.....

<<白妮>>

<<白妮>>

编辑推荐

诡异“洋血”侵扰离奇家族，三代人抗争百年大接力！
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嬗变，草根阶层的悲喜与传奇！
新乡土文学代表作，纪念正在我们手中巨变的家乡、方言、观念和情怀…… 阅读一个格格不入的家族，品鉴一个格格不入的女子！
百年血裔百折不挠时代转折展巾帼风采！
披荆斩棘做大私企商海搏击壮改革声威！
女性奋斗成功的写照，人性嬗变中尊严回归！
改革伟业史诗的缩影，时代风云中私企崛起！
这是一曲草根女性凤凰涅槃的励志传奇，也是私营企业突出重围的壮大历程。

<<白妮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